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九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二百二十四 經部

禮記集說卷九十六　　宋　衛湜　撰

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鄭氏曰廣謂聲緩狹謂聲急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

孔氏曰朋淫於家是慢易以犯禮節淫酗肆虐是流

湎以忘根本廣謂節奏疏緩多有姦淫之聲狹謂音促則感人思其情欲條遠也暢舒也賤謂棄而不用也

長樂陳氏曰禮慝不足以善物樂淫不足以化俗故其聲哀矣外貌為之不莊其聲樂矣中心為之不安或慢易以簡節反以犯其節或流湎以逐末反以忘其本廣則嘽緩而容姦以亂正狹則急數而思欲以害道如此則感動條暢之順氣而殄滅和平之至德

其何以動四氣之和奮至德之光乎是以君子賤之也葢同異相濟為和高下一致為平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樂書

嚴陵方氏曰此廣言淫樂之事關雎之樂非不哀也然所以哀者窈窕之難求是乃所以為莊非不樂也然所以樂者淑女之為配是乃所以為安今哀而不莊故慢易以犯節樂而不安故流湎以忘本慢則無所敬易則無所戒故犯節流則不知止湎則有所溺

故忘本廣固足以有容所容者姦聲感人則逆氣應之矣狹固足以有思所思者樂得其欲則以欲忘道矣平則條而有理和則暢而能通

山陰陸氏曰廣失之無法狹失之不通感動之微也詩云無感我帨兮或言感或言減相備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鄭氏曰成象者謂人樂習焉

孔氏曰自此至贈諸侯也為樂象之科從此至行其義明樂有姦聲正聲以類相感君子當去淫聲用正聲也逆氣謂回逆之氣即姦邪之氣姦聲感動於人而逆氣來應二者相合而成象淫樂遂興紂作靡靡之樂是也正聲感動於人而順氣來應二者相合而成象則和樂興若周室太平頌聲作也聲感人是倡也氣應之是和也善倡則善和惡倡則惡和是倡和

有應也囘謂乖違邪謂邪僻言乖違邪僻曲之與直各歸其善惡之分限言善歸善分惡歸惡分也既善惡各歸其分是萬物之情理各以類自相感動也長樂陳氏曰聲樂之象也其發而感人不能無姦正氣體之充也其出而應聲不能無逆順蓋樂者天地之和正聲之所止也而姦聲則乖此人者天地之委和順氣之所鍾也而逆氣則反此然氣合於無象見於有相感而文生文之所生則象之所見也象之所

見則樂之所形也逆氣成象而淫樂興則新樂之發非治世之音也順氣成象而和樂興則古樂之發非亂世之音也夫命有正有不正性有善有不善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然則聲有姦正氣有順逆樂有淫和不亦感應自然之符耶聲之邪正既異其所倡則氣之逆順亦異其所和可謂倡和有應矣逆氣而淫樂興順氣而和樂興可謂回邪曲直各歸其分矣凡此非特人為然萬物亦莫不各以氣類相感

動也古之人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吕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黄鍾雪霜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賔陽光熾烈堅氷立散終歲命宫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以至匏巴鼓瑟而鳥舞魚躍師曠奏角而雲行雨施鄒衍吹律而寒谷黍滋豈非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聲之感人自外而入氣之應聲由中而

出氣之作也不可得而見及其成也乃形見於樂而

已然由其所感者異故其所應者異所應者異故所

興者亦異此君子慎其所以感之者夫聲無非樂也

樂亦無非聲也然單出為聲比音而樂之然後為樂

言聲感於上而樂興於下又以見上有好者下必甚

焉言回則知其有莊言邪則知其有正又或曲或直

焉此言其聲之別如此夫順氣則成順象逆氣則成

逆象此以類相動也以類相動其理然也故曰萬物

之理各以其類相動也

闕氏曰周禮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昔顔淵問為邦孔子對云樂則韶舞放鄭聲之淫者蓋樂聲有四慢則不肅不若凶之不善凶則不善不若過之不中過則不中不若淫之不正為邦以禮樂為急樂以放鄭聲為先故建國所禁之聲其序如此此言淫樂和樂淫樂則多哇之鄭也和樂則中正之雅也先王建國不先禁淫樂則鄭聲得以亂雅矣

古之人將欲揚善必先遏惡將欲存誠必先閑邪意亦類此然禮樂之道同歸故曲禮論安民以無不敬為先周官論建國之樂以禁四聲為先

馬氏曰象者見乃謂之象也然聲亦可謂之象故曰聲者樂之象倡和有應故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皆以類相動也

慶源輔氏曰由是觀之先王之樂固非一日之積也而樂之和與淫亦豈一人之所能為哉自聲之感氣

氣之成象然後樂興焉先王因其自然之象而寫之於八音固不能有所加損於其間也至紂為靡靡之樂亦其逆氣自然之象耳唐太宗時張文收請改正樂帝不許曰朕聞人和則樂和隋末喪亂雖改音律而樂不和若百姓安樂金石自諧矣其説未盡善然得其大義矣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即上所言是也至萬物又言其不特在樂而已泛推物理亦莫不然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鄭氏曰反猶本也術猶道也

孔氏曰反去淫溺之情理以調和其善志比擬善類以成己身之美行不留聰明不留停於耳目也不接心術謂心不存念也設謂設施由從也

張氏曰君子人君也民下所習既從於君故君宜本

情不使流宕以自安和其志萬物之理以類相動故君子比於正類以成其行也諸行率由順正以行其德美化其天下也

長樂陳氏曰天下之情以正聲感之則和以姦聲感之則蕩天下之行以非類成之則惡以正類成之則善能反情以和其志則好濫之音莫能淫燕女之音莫能溺其心一於和而已能比類以成其行則以道制欲而不以欲忘道其迹一於善而已行歸於善則

德全矣姦聲可以為淫樂而淫樂不止於姦聲亂色可以為慝禮而慝禮不止於亂色姦聲亂色其入人也淺不能累吾聰明於其外淫樂慝禮其入人也深不能蔽吾心術於其內夫然則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百體所由無逆而非順無邪而非正以行吾義而已樂書

嚴陵方氏曰情者性之欲反情所以復其性類者善惡之分比類所以別其等反情於內故足以和其志

比類於外故足以成其行鄭衛則為姦聲紅紫則為亂色聰明外也故於聲色言之心術内也故於禮樂言之留則來而止之接則與之交焉此又内外深淺之别也以慝禮不接心術故惰慢不設於身體以淫樂不接心術故邪辟不設於身體蓋心術之動則氣有所襲故也義者宜也由乎順正則所行無不宜矣山陰陸氏曰反情以和其志情所謂可有否焉是之謂反情以和其志故曰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比

類以成其行若德不足以比太王則雖效死勿去可也若紀侯大去其國是不知比類以成其行之過也義義也順正命也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又曰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目之於色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李氏曰反情以和其志以內修內者也比類以成其行以外治外者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以外治內也惰慢邪辟之氣不設身體以內

治外也夫如是則耳之㬋聲目之㬋色鼻之㬋臭心知百體之㬋佚莫不順而無逆正而無邪矣故曰耳目鼻口皆由順正

建安真氏曰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他内外交致其功而已故曰姦聲亂色不留聰明者所以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者所以養其内也外無聲色之誘則内亦正矣内無淫慝之惑則外亦正矣惰慢之氣自内出者也邪辟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得設

於身體如是則外而耳目鼻口四肢百體內而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自養之功畢矣顏子四勿之功可以庶幾也

慶源輔氏曰反其情之所自發也人情亦無不善及其流則有惡者矣故反情之所自發以和其志情出於性志存於心類肖也伊川觧詩克明克類曰非徒能明又能類今能知之而不克踐之者明及之而行弗克類也此義亦然君子以成德為行言比類其德

以成其行也不留不接不設制於外所以養於内也内得其養則發於外者無不中節矣故五官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順則不逆正則不邪所由者順正而所行者又不失其宜也凡此者皆所以自養之道已得其養則樂之本立矣故下言作樂以奮發其德不曰耳目而曰聰明聰明耳目之德也耳不可使之不聞目不可使之不見但不留於聰明可也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

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鄭氏曰奮猶動也動至德之光謂降天神出地祇假

祖考著猶成也

孔氏曰前經明君子去姦聲行正聲自此至皆寧明

正聲之道論大樂之德可以移風易俗安天下也此

謂動發心志以聲音文飾聲音以琴瑟振動形體以

干戚裝飾樂具以羽旄隨從諸樂以簫管用以奮動

天地至極之德光明謂神明來降也感動四時使氣

序和平故能著萬物之理謂風雨順寒暑時鬼神降其福萬物得其所也

馬氏曰反情以和其志者和於内也比類以成其行者善其外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此言耳目之無所蔽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此言心之官無不善也其詳至於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則樂之實偹然後發以聲音而至於著萬物之理樂出於心而後形於聲音故發以聲音發聲音而後舞

動其容故動以干戚獨聲不足以為樂故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干戚非備樂也故動以干戚而又飾以羽旄在已則奮至德之光在天則動四氣之和在地則著萬物之理蓋樂有本有末故其所至者如此

長樂陳氏曰發以聲音而為德音之音文以琴瑟而為德音之器動以干戚而為武德之容飾以羽旄而為文德之容從以簫管而為備成之樂則性術之變盡矣此詩所以有簫管備舉之說歟以書推之戛擊

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為堂上之樂下管鼗鼓至簫韶九成為堂下之樂則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堂上之樂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堂下之樂也德自此顯足以奮至德之光氣自此調足以動四氣之和夫然則可以贊化育而與天地參矣萬物之理何微而不著乎樂書

嚴陵方氏曰如上所言然後可以作樂故此極言作樂之事聲音者心所生故言發琴瑟者樂之器故言

文干戚所以為武故言動羽旄所以為文故言飾簫管作於堂下故言從至德者天地隂陽之德也至隂之德肅肅出於天至陽之德赫赫發乎地上下各有所至故曰至德夫相合以為光相濟以為和以義固相合矣由樂之德輝有以奮之故其光不滅四時先後以相濟由樂之德音有以動之故其和不乖

慶源輔氏曰有諸内必形諸外故發之以聲音者則聲之成文者也寫之琴瑟則其文益顯矣詠歌不足

則至於手舞足蹈故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動謂發揚蹈厲發揚蹈厲則有干戚之舞然又不可無飾故飾以羽旄樂既形於音容又從之以堂下之樂上舉琴瑟下舉管籥則其餘者可知矣奮至德之光明猶大章章之也之類奮與豫卦雷出地奮同故彼亦言作樂崇德也動四氣之和謂感召四時之和氣著萬物之理即所謂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也故曰樂通倫理者也

山陰陸氏曰奮猶發也至德之光以樂而奮四氣之和以樂而動萬物之理以樂而著若大章所以發堯德之光大韶所以發舜德之光

闕　氏曰在已則奮至德之光在天則動四氣之和在地則著萬物之理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

鄭氏曰清明謂人聲也廣大謂鍾鼓也周還謂舞者五色五行也八風從律應節至也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清謂蕤賓至應鍾濁謂黄鍾至中吕

孔氏曰人之歌曲清潔顯明以象天鍾鼓鏗鏘寛廣壯大以象地終於羽始於宫象四時變化終而復始也舞者周匝迴環象風雨之迴復五行之色謂五行之聲宫商角徵羽相應成文如青黄相雜故曰五色

也八風八方之風律謂十二月之律樂音象八風樂得其度故八風十二月律應八節而至不為姦慝也八風者白虎通云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次明庶風次清明風次景風次涼風次閶闔風次不周風次廣莫風皆間四十五日而至八節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百度謂晝夜百刻度數有常也小大相成謂十二月律互為宮羽而相成也終始相生謂五行宮商迭相用為終始倡和清濁謂十二

月律先發聲為倡後應聲為和律長者濁短者清迭相為經謂十二月之律還相為宮是樂之常也

長樂劉氏曰清明象天言合樂之聲清亮而高遠也廣大象地言宮縣之位廣大而含容也小大不類而義實相成也終始不斷而理實相生也是以倡和清濁迭相經紀以成天地之化

長樂陳氏曰天職氣覆而清明地職形載而廣大運行天地之間一變一通而終則有始者其四時乎一

散一潤而周則復還者其風雨乎樂之道本末具舉情文兼盡其聲清而不可溷明而不可掩者以象天也非特人聲而已其體廣而不可極大而不可圍者以象地也非特鍾鼓而已六舞終於大武始於雲門八音終於革木始於金石六律終於無射始於黄鍾六同終於應鍾始於大吕皆象四時也非特宫羽而已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宫舞動其容以要鍾鼓俯會之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皆象風雨也非特舞

之一端而已五聲之節奏合為文采莫不雜比成文而不亂則宮為君足以御臣商為臣足以治民角為民足以興事徵為事足以成物羽為物足以致用夫然則各得其所不相陵犯而無怗懘之音矣不言五聲而言五色者為聲成文而言也八風象八卦也其所以擬而遂之者八音所以節而行之者八佾之舞而已蓋主朔易者坎也故其音革其風廣莫為果蓏者艮也故其音匏其風融震為竹故其音竹其風明

庶巽為木故其音木其風清明兊為金故其音金其
風閶闔乾為玉故其音石其風不周瓦土器也故坤
音瓦而風涼蠶火精也故離音絲而風景是正北之
風從黄鍾之律而黄鍾冬至之氣也東北之風從大
吕太簇之律而大吕太簇大寒啓蟄之氣也正東之
風從夾鍾之律而夾鍾春分之氣也東南之風從姑
洗中吕之律而姑洗中吕穀雨小滿之氣也正南之
風從甤賓之律而甤賓夏至之氣也西南之風從林

鍾夷則之律而林鍾夷則大暑處暑之氣也正西之風從南呂之律而南呂秋分之氣也西北之風從無射應鍾之律而無射應鍾霜降小雪之氣也八方之風周於十二律如此則順氣應之而和樂興而正聲格矣尚何姦聲之有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宫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以是求

之五色成文而不亂文之以五聲之和也八風從律而不姦播之以八音之諧也百度得數而有常節之以十二律之度也吳季札觀樂於魯而曰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五色成文而不亂五聲和之謂也八風從律而不姦八風平之謂也百度得數而有常節有度守有序之謂也五聲在天為五星在地為五行在人為五常以五聲可益而為七音然則五星之於天五行之於地五常之於人亦

可得而益之乎十有二律以應十有二月之氣以十二律可益而為六十律六十律可益而為三百六十律然則十二月之於一歲亦可得而益之乎劉焯以京房為妄田琦以何妥為當可謂知禮矣先王因天地陰陽之氣辨十有二辰即十有二辰生十有二律其長短有度其多寡有數而天下之度數出焉要之皆黃鍾以本之也百度得數而有常豈不原於十二律邪說者以百刻為百度何其誤也聲音律呂發越

於樂縣之間其體有小大不相廢而相成其用有終始不相戾而相生一倡一和一清一濁迭相為經而其常未始有窮也蓋音莫不有適太清則志危太濁則志下皆非所謂適也一清一濁迭相為經要合清濁之中而已安往而不適哉百度得數而有常有常之常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無常之常也有常以為體無常以為用非知真常者孰能究此鄭氏謂蕤賓至應鍾為清黃鍾至中呂為濁豈迭相為經之意邪

嚴陵方氏曰清明者樂之聲故象天廣大者樂之體故象地終始者樂之序故象四時周旋者樂之節故象風雨合之以柷樂之始也止之以敔樂之終也既備乃奏樂之周也以反為文樂之還也五色即五行也五行則言其道五色則言其質非有其質則文無所附方言其成文故以其質言之五行播於四時故天地之文作於春夏而成於秋冬相生所以相成相

尅所以相治故曰成文而不亂律十有二宫以應歲十有二月合而為四時四時分而為八節八節行之以八風故八風在天則應乎八節在地則位於八方在易則畫於八卦在樂則播於八音其所以從律則一也律述氣者也風則天地之氣也風從律之所述則應期而不姦矣百度者晝夜之刻數也陽長則陰消則晝得數為多夜得數為少陰長則陽消則晝得數為少夜得數為多得數多者其晷長得數少者其

晷短長短者度之所起也故謂之度隂陽一消一長晝夜一短一長雖小變而不失其大常故曰得數而有常小者隂也大者陽也成雖隂之事然非陽以生之則隂無自而成故曰相成終者隂也始者陽也生雖陽之事然非隂以成之則陽亦無自而生故曰相生倡者為先和者為後清者為升濁者為降倡和者隂陽之氣先後之序也清濁者隂陽之氣升降之體也方其倡之得位則倡者為經和者為緯矣及和之

得位亦若是也清之得位則清者為經濁者為緯矣
及濁之得位亦若是也雖然此特其大槩耳至於播
之於樂則五音六律其聲亦莫不有倡有和有清有
濁焉迭相為經亦若是而已
馬氏曰清明象天象天之德也廣大象地象地之體
也終始象四時之所行也周還象風雨之回合也聲
成文謂之音五色成文而不亂者聲之和也八風從
律而不姦者律之和也君子之於樂也小大精粗皆

有數故天之中數五而因之以為五聲地之中數六而因之以為六律至於樂之始則柷柷之數其方二尺四寸此三八之數也其深一尺八寸此二九之數也九勝八陽勝陰也此樂之所以作也至於樂之終則有敔而敔之數其鉏鋙二十七此三九之數也其長尺此十之數也十勝九陰勝陽也此樂之所以止也凡此皆百度得數有常而不變也言百者亦舉其成數爾小大相成此釋其清明象天廣大象地也終

始相生此釋其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此釋其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也

山陰陸氏曰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蓋有不可以意言傳者鄭氏釋之如此是徒見形表而已而遺其精神也周還象風雨樂出於虛而復於虛也若春行秋令猋風暴雨總至則五色不成文八風不循律矣百度得數而有常者若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

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是也

閔氏曰周乎天地之間者五行也播五行於四時者十二律也自春徂夏陽以動土為功樂則始作翕如非象春夏之始乎自秋徂冬陰以作成為事樂則繹如以成非象秋冬之終乎非特此也變化齊一不主故常以象四時之變通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以象四時之周流樂之迭相為經四時之迭起是也樂之還相為宮四時之無窮是也以至分律而序之終於無

射始於黃鍾分同而序之終於應鍾始於大呂分舞而序之終於大武始於雲門　又曰其絲多者其聲濁其絲少者其聲清故宮以八十一而最濁羽以四十八而最清此五聲之清濁也其管長者其聲濁其管短者其聲清故自黃鍾至中呂為濁從蕤賓至應鍾為清此十二律之清濁也

廬陵胡氏曰如詩歌清廟維清言樂與德皆清明也如詩奏文武樂與德皆廣大也

金華應氏曰自反情和志以下即樂以養其内而謹其所感於外也自發以聲音以下備樂以形於外而發其所養於内也清明者天之氣樂之皦如者象之廣大者地之體樂之翕如者象之終始周還者四時風雨之變樂之純如繹如者象之合之則象兩儀分之則象四時增以中央土則為五行分以四隅則為八方五聲配乎五行之色故各成文而不亂八音配乎八卦之風故各從律而不姦自是行之而至於百

則百度各得其數猶八卦至於六十四而其變無窮也大而日月星辰之度小而百工器物之度各有數焉不止晝夜之百刻也曰不亂不姦以至有常言其常而不紊也曰相成相生以至迭相為經言其變而不窮也順其常則能極其變矣

慶源輔氏曰上既言樂作矣故此言樂之理樂之清明則象天樂之廣大則象地此可以黙識而不可以言傳始終終始則象四時周還回復則象風雨風雨

之生物不一而止故樂之周還回復似之不曰始終而曰終始以見相生無窮也此其所以象四時色疑聲字文誤也五聲成文而不亂言在樂者也八風從律而不姦言在天地者也百度得數而有常言在人者也終又雜舉在樂者言之度量衡皆生於黄鍾之宫

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鄭氏曰言樂用則正人理和陰陽也倫謂人道也

孔氏曰樂行而倫類清美矣人聽之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變移㪚惡之風改革昏亂之俗而天下皆安矣

張氏曰正樂既行故人倫之道清不視聽姦亂故視聽聰明口鼻心知百體皆由順正故血氣和平風移俗革移是移徙之名易是改易之稱文王之國自有文王之風桀紂之邦亦有桀紂之風桀紂之後文王

之風被於紂民易前之惡俗從今之善俗上行謂之風下習謂之俗

長樂劉氏曰樂之道行而人倫清矣非禮勿聽則耳聰非禮勿視則目明非禮勿言則氣平非禮勿動則體暢移風易俗而天下皆寧

嚴陵方氏曰樂行言樂化之行也倫清言人倫之清也蓋樂行則天下和而不乖人倫不為淫風所動汙俗所滲故清下文所言皆其事也耳聰則是非可以

審目明則眞偽不能蔽血和則憂樂無所乖氣平則喜怒不妄作自一人之身達之天下國家則倫清之至也

馬氏曰倫者理也言親踈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樂行而倫清言其莫不和親莫不和順莫不和敬也耳目聰明言不為外物所誘也血氣和平言不為外物所觸也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此樂之效也

長樂陳氏曰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樂行而倫清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確乎鄭衛之音莫能入而雜之也以之行乎一身耳目聰明於其外血氣和平於其內則中國雖大若出乎一人矣以之行乎天下移風易俗於其始天下皆寧於其終則天下雖廣若出乎一家矣國語曰樂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其耳目聰明之謂乎傳曰樂者所以動蕩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其心其血氣和平之謂乎昔王豹處淇

而河西善謳綿駒處髙唐而齊右善歌夫以一匹夫之歌且能感人深如此又况人君擅天下利勢而以先王之樂感人未有不移風易俗者矣太伯之於吳率以仁義化以道德而風俗移易舉欣欣然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一國尚爾况天下乎楚越以好勇之風成輕死之俗而有蹈水赴火之歌鄭衛以好淫之風成輕蕩之俗而有桑間濮上之曲姦聲尚爾况和樂乎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信矣荀卿言樂行而

志清自人言之也此言樂行而倫清自樂言之也

慶源輔氏曰上既極言樂之理故此下言樂之功效

以結之倫理也清明也倫清言人之倫理清明而無

曖昧紛亂之患自一人之身言之則耳目聰明血氣

和平自天下之大言之則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樂之

功效至此極矣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

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鄭氏曰道謂仁義欲謂淫邪也

孔氏曰前經言正樂感人此經明君子小人各有所樂故因上起下之辭所以名樂者是人之所歡樂也君子所樂在於道得其道則歡樂也小人所樂在於欲得其欲則歡樂也若君子在上以道制欲則意得歡樂而不有昏亂若小人在上以欲忘道則志慮迷惑而不得歡樂

張氏曰引舊語樂名廣證前事因其人所樂而名為

樂人心不同故所樂有異而名通故皆名樂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君子樂用仁義以制小人之欲則天下安樂不敢為亂小人在上君子在下則小人肆縱其欲忘於正道天下從化皆為亂惑不能安樂

河南程氏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從之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

馬氏曰君子小人為樂則同所以為樂則異君子者從其大體者也故樂得其道小人者從其小體者也

故樂得其欲道者出於天下之公欲者出於一人之私君子以心導耳故以道制欲樂而不亂小人以耳導心故以欲忘道惑而不樂

長樂劉氏曰樂者樂其禮之盛行也不曰樂得其道乎小人由之以享五福不曰樂得其欲乎

嚴陵方氏曰君子能知樂之情故由情足以得其道小人徒見樂之文徇文止能得其欲道與欲所得皆樂也然道有義故足以制欲欲既制則其樂不流而

治生欲無窮故至於忘道道既忘則其惑不鮮而憂生

延平黄氏曰樂由中出不可以偽為樂得其道而正樂興焉樂之由中出者也樂得其欲而淫樂興焉樂之由偽作者也均是樂也而樂有内外在外之樂無常其欲無已無常之樂不赴無已之欲則憂至焉物累其心又慮其樂之去則惑而已矣

慶源輔氏曰此又總言樂之義而君子小人所樂不

同以見上所言者君子之樂也樂得其道則和平恬愉此樂之真也樂得其欲則沈湎淫佚此樂之流也樂本於道則欲不行故和平恬愉而不亂樂本於欲則不復有道故至於耽惑而已豈真可樂哉

廬陵胡氏曰以道制欲易所謂窒欲以欲忘道曲禮所謂從欲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鄭氏曰方猶道也

孔氏曰前經明君子小人所樂不同自此至為偽明君子敦行善樂也反已多欲之情以諧和德義之志寬廣樂之義理以成就政教之事正樂興行民皆嚮仁義之道人君如此可以觀其德行矣

長樂陳氏曰反情以和其志則是志以道寧而其仁足以成已廣樂以成其教則是以樂教和而其智足以成物樂教行於上而民鄉方於下則上所廣之教

無非德教下所鄉之方莫不背偽而趨德豈不可以觀之哉樂書

延平黄氏曰反情以和其志則以道制已之欲廣樂以成其教則以道制人之欲

嚴陵方氏曰君子所以反其情和其志豈他術哉亦以樂而已且情出乎性性則得之天者志生乎心則存乎人者反其在天者然後可以和其在人者前則繼之以比類以成其行者學之事此則繼之以廣

樂以成其教者教之事

馬氏曰反其一已之私情而和其在内之志則足以成已而未見其足以成物故廣樂以成其教所以和人心而有以成物也則樂行而民嚮方矣其效至於民嚮方君子之德斯可見矣

闕

氏曰反去淫溺之情而調和其志比擬善類以成已之行不接心術心不存念也反情於内則不以欲忘道故足以和其志比類於外則必資人成已

故足以成其行

慶源輔氏曰反情以和其志養其在內之樂也廣樂以成其教推夫在外之樂也自內而達諸外則樂行矣樂行而民知嚮方則君子之德著矣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

鄭氏曰三者本志也聲也容也言無此本於内則不

能為樂也

孔氏曰德在於內樂所以發揚其德故樂為德之光華也非器無以成樂故金石絲竹為樂之器也詩謂言辭謌其志歌謂音曲以歌詠其言辭之聲哀樂在內必形於外故以舞振動其容樂之體有此三者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則歌詠之是歌詠其聲也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舞動其容也容從聲生聲從志起志從

心發三者相因原本於心先心而後志先志而後聲先聲而後舞聲須合於宮商舞須應於節奏乃成於樂故曰樂氣從之

張氏曰樂氣詩歌舞也君子先有三德為本於心後乃詩歌舞可觀故曰然後樂氣從之

長樂陳氏曰先王作樂以崇德奏之於詩為德言詠之於歌為德音形之於舞為德容故堯之大章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湯之大濩豈皆足以既德之實邪不

過形容其英華而已樂出於虛寓於實寓於實則八音麗於器故凡物之盈於天地之間若堅若脆若勁若韌若實若虛若沈若浮皆得效其響焉記論八音多矣舉其始言之不過曰施之金石要其終言之不過曰匏竹在下兼始中終言之則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也者言之合於法度而志至焉者也喜則詠歌歌也者志之所形也樂則舞蹈舞也者蹈厲有節而容成焉者也蓋詩為樂之章

必待歌之抗墜端折然後其聲足以合奏歌為樂之音必待舞之周旋詘信然後其容足以中節古之教六詩者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以六德為本故自樂器推而上之及於德者性之端樂者德之華也以六律為音故自樂器推而下之及於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也由是觀之聖人非惡歌也惡其酣𩑶非惡舞也惡其屢𩑶故酣歌常舞商書儆之屢舞躚躚周詩刺之三者皆本於心心合於氣故本於心而樂

氣從之樂書

嚴陵方氏曰五常性之所有也非德無以得五音德所寓也非樂無以發發而為華然後散而為器然器不止於金石絲竹特舉此以該之有言有咏有動皆氣之所使也所以使氣者心而已故曰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憂氣亦本於心然樂以樂為主故特言樂氣而已

馬氏曰德者出於天命之性而非人之力也故曰性

之端

慶源輔氏曰端猶孟子所謂四端也華即下文所謂英華也德出於性故德者性之端也樂以章德故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又樂之形而下者也此總言樂之始終又言樂之本於心詩言心之志歌詠心之聲舞動心之容與詩大序所言同意樂之氣謂和氣也樂由陽來豈無氣乎

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

唯樂不可以為偽

孔氏曰情深謂思慮深遠文明謂情由言顯志意藴積在中故氣盛内志既盛則外感動於物故變化神通也氣盛謂手舞足蹈是也化神謂動天地感鬼神也和順積於心中言辭聲音發見是英華發外也此據正樂若善事積於中則善聲見於外惡事積於中則惡聲見於外若心惡而望聲之善不可得也故云

唯樂不可以為偽偽謂虚偽

長樂陳氏曰情形於言而為詩則情深而文明者詩之不可以為偽也嗟歎不足而為歌則氣盛而化神者歌之不可以為偽也內樂而外應之為舞則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者舞之不可以為偽也三者一本於誠心而已誠則明明則能變誠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變化代興之謂天德蓋文者理之所緯而情出焉者也形者神之所舍而化出焉者也情顯於文故情不深則文不明氣合於神故氣不盛則化不神情深

而文明是以誠心闡幽也氣盛而化神是以誠心微顯也然舞之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而天道兼焉豈非誠心積而為變化之天德歟

嚴陵方氏曰樂有情則有文有氣則有化其情深然後其文明其氣盛然後其化神蓋中外之理然也情深氣盛則樂之和順積於中文明化神則樂之英華發於外所積者和順則知所發者無乖無逆所發者英華則知所積者有本有根矣是皆有諸中然後形

諸外故言不可以為偽也

慶源輔氏曰情深故文明氣盛故化神文明謂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有是心則有是聲有是聲則有是樂紂作靡靡之樂彼豈不知為鄙邪故曰唯樂不可以為偽武之未盡善亦以是故也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

鄭氏曰文采樂之威儀也

孔氏曰前經論志聲容三者自此至始也廣明舞之義理與聲音相應之事心動而有聲聲成而為樂是樂由心動而成也樂本無體由聲而見是聲為樂之形象聲無曲折則太質素故以文采節奏而飾之動其本則心之動也樂其象則亦樂之象也治其飾則亦聲之飾也以此三者結上三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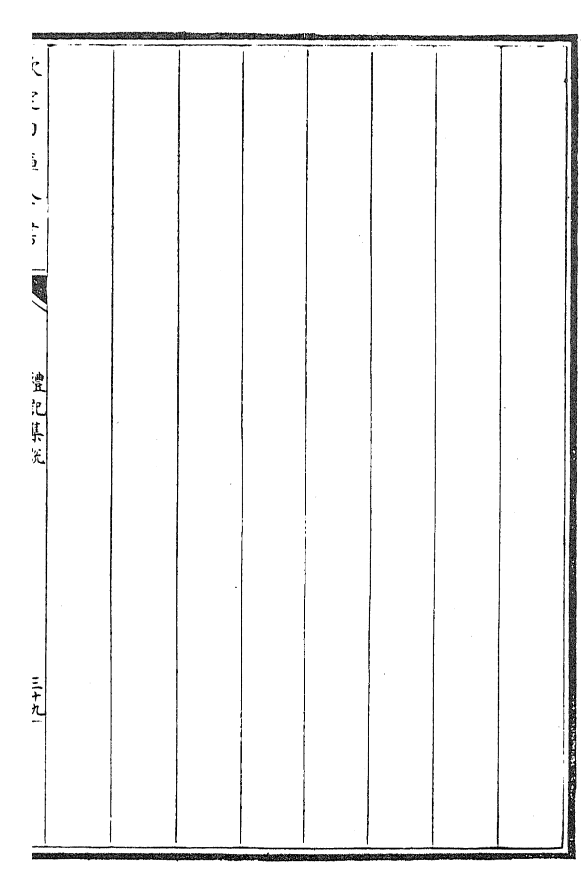
長樂陳氏曰心静於自然而樂動於使然故曰心之動樂之本則隱而其聲則見故曰樂之象聲之單出

則質必待文采節奏為之飾也 又樂書曰容從聲生聲從志起志從心發是知詩與歌舞合而為樂皆本於心焉故曰樂者心之動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形於聲則聲寓於器而非器猶為之象而已故曰聲者樂之象也青與赤謂之文五色備謂之采則文於采為畧采於文為備止樂謂之節作樂謂之奏則奏於樂為始節於樂為終要皆非聲之質也聲之飾而已故曰文采節奏聲之飾也

君子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動其本之謂也施於金石越於聲音樂其象之謂也省其文采廣其節奏治其飾之謂也

廬陵胡氏曰前論舞於聲心相應故此又言樂之心見於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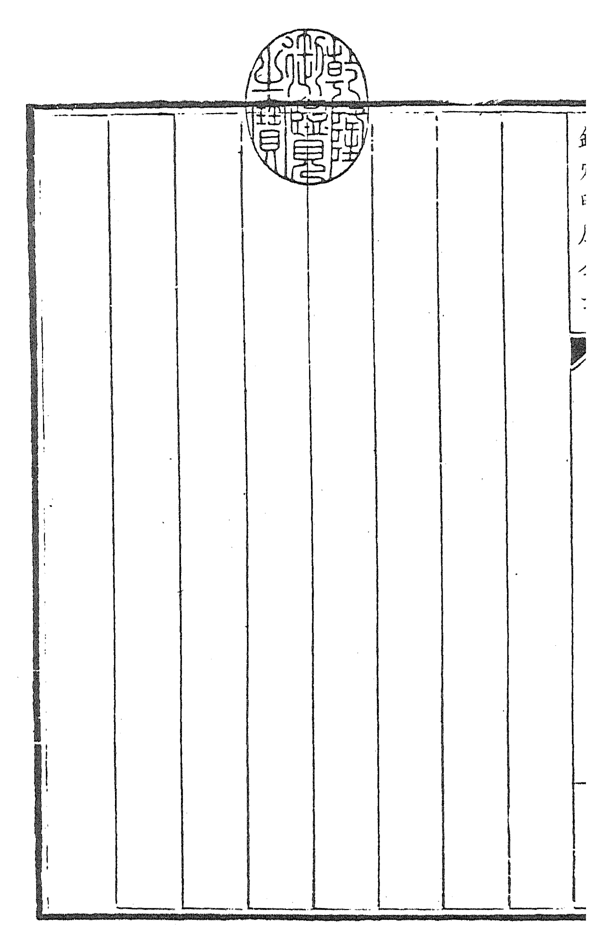
慶源輔氏曰此足以見樂之不可為偽也見乃謂之象有是聲則樂之象見矣樂有是象故因以文采節奏飾之而為樂動其本猶言情動於中而形於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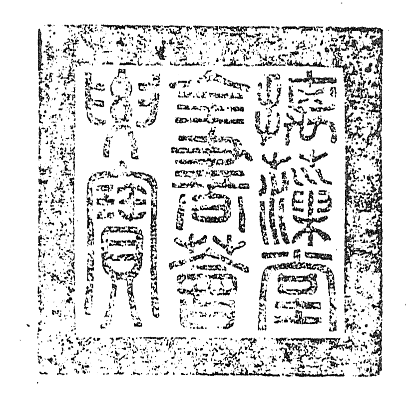


禮記集說卷九十六

謹案第十六頁前六行六同終于應鍾刊本應訛夾今改

第三十二頁前七行然後樂氣從之監本氣作器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庶吉士臣邱庭漋

謄録監生臣徐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九十七八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集說卷九十七

宋　衛湜　撰

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鄭氏曰先鼓將奏樂先擊鼓以警戒衆也三步謂將舞必先三舉足以見其舞之漸也再始以著往武王

除喪至盟津之上紂未可伐還歸二年乃遂伐之武舞再更始以明伐時再往也復亂以飭歸謂鳴鐃而退明以整歸也奮疾謂舞者也極幽謂歌者也

孔氏曰此以下引周武王伐紂大武之樂以明上三者之義方謂方將欲舞積漸之意也亂治也復謂舞曲終舞者復其行位而整治也象武王伐紂既畢整飭師旅而還歸也拔疾也謂舞者奮迅疾速而不至太疾歌者坐歌不動是極幽靜而聲發起是不隱也

世多違背道理武王獨能樂其志意不違厭其仁義之道理謂恒以道自將也既不違厭道理又能備舉而行之以利天下不私自恣己之情欲也情見謂武王伐紂之情見於樂也義立謂武王伐紂之義興立也觀其樂終則知武王道德尊盛也君子謂在位者小人謂士庶之等君子觀武王之樂德類如此則好行善道小人觀武王之樂音亦聽伏己之愆過也生養民人之道樂最為大特舉武王之樂者以其利益

最深餘樂莫及故也

長樂劉氏曰先樂而鼓所以警肅其衆俾正心觀舞以知先王之德也大武之作先進三步以見其慎伐之方也終而又始所以法天之行往無不利也復其位以自治所以警飭其民歸其有極也武王伐紂德有極於幽微而舞亦象之不隱蔽也獨樂其志所以嗣文王而行堯舜之道也天下之民携老挈幼以歸之不厭其道之謂也而皆象之以舞焉備舉二帝三

王之道脩而兼用之求以盡斯民之性也不私武王
之所欲也
長樂陳氏曰凡兵以鼓進以金止大武之樂先鼓以
警戒出而治兵也三步以見方武始而北出也再始
以著往再成而滅商也復亂以飭歸入而振旅也奮
疾而不拔太公之志也極幽而不隱周召之治也獨
樂其志不厭其道志以道寧也備舉其道不私其欲
以道制欲也凡此又舞動其容而已乃若詩發乎情

則情見而義立者武王仗義以平亂也歌陳乎德則樂終而德尊者武王偃武以脩文也義立則天下歸之以為王德尊則天下宗之以為君君子履之莫不惡惡而好善小人視之莫不懋功而聽過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由此其本也然則生民之道有不以樂為大乎樂書

嚴陵方氏曰鼓陽聲所以作樂凡作樂皆先之以鼓以是故也作之將以用事用事不可以無戒作之乃

所以戒之也三者數之成三步乃能見方者警戒之故也方者舞之位舞有四表皆自南北出故言方焉作始之謂始舞始而北出再始則周而復始故也始為往終為復始至於再則往之義著矣治亂之謂亂舞亂皆坐復亂則還而治亂故也往為出復為歸亂至於復則歸之事飭矣故言飭焉樂由陽來陽之氣為舒其德為明故容雖疾而不至於拔者以氣之舒故也義雖幽而不至於隱者以德之明故也拔則其

本去矣隱則其文慝矣不拔以見乎容雖疾而本常自若也不隱以見乎義雖幽而文又可考也獨樂其志言所樂在志不特在乎聲而已備舉其道言所舉在道不特在乎器而已有志則足以達乎道故能不厭其道有道則足以制其欲故能不私其欲志則聖人之所自得故言獨道則天下之所共由故言備在已自得則久而不厭故繼之以不厭其道與人共由則同而無私故繼之以不私其欲情所以本樂之義

故情見而義立樂所以崇君之德故樂終而德尊君子樂而好之則足以成其善小人樂而聽之則足以知其過凡此皆正聲所感故也且君子好其善而積之則足以成名小人聽其過而改之則不至滅身皆生之道也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馬氏曰先鼓以警戒象武王伐紂而誓衆也三步以見方象武王伐紂有漸也再始以著往象武王以紂之不悛而再往也復亂以飭歸象武王既勝而歸也

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此武王所以能伐商以救民於水火之中也情見而義立象武王伐紂之情見而天下之公義立樂終而德尊言及樂之終而武王之德愈尊武王伐紂所以著其善去其不善故君子因之以勸而好善小人因之以戒而聽過古之言禮者有曰民之所由生禮為大言政者則有曰人道政為大而於此則又曰生民之道樂為大此皆以其所備而言之也獨不及刑蓋刑者先王

不得已而用之也

廬陵胡氏曰再始謂每曲一終更發始為之凡再更發始也鄭云彖十一年觀兵孟津十三年往伐凡再往也案此經汎論樂不指武王至賔牟賈論武之備再成而滅商乃武王再往之事不應前後謬舛也飭歸謂大抵師出當以嚴歸也極幽幽感鬼神也生養也樂助天地之化育是為大

慶源輔氏曰自先鼓至飭歸言君子治飭之道不拔

不隱則以有本故也所謂飭者因其本而文之耳固不可無其本也奮疾謂發揚蹈厲極幽謂無聲然即其容而情自見也獨樂而下又廣言樂舞之義不厭其道謂於道無厭斁也故能備舉其道以示人而不私於已舜之情見則韶之義立矣武王之情見則武之義立矣作樂所以崇德故樂終而德尊季札之見舞韶箾所以知舜德之不可加也君子小人有感於樂則心和君子之心和則好善小人之心和則聽過

聽過謂知其為過而退聽以改之也

黄氏曰樂終而德尊謂象武王應天順人伐紂成功王者天下之尊君子以好善者君子觀武王之樂知武王之德以至仁伐至不仁救天下塗炭競好行仁義之善道也小人聽過者謂小人之心本不好善觀武之樂知天道福善禍淫紂以暴亂而滅咸聽知其過亦革心從善也

金華應氏曰先鼔以嚴其警戒者司馬法所謂平旦

三通者自三步而積也三步以見其所向之方不待乎六步七步也蓋武王觀政於商諸侯皆欲伐紂而武王以為未可也再整綴兆以為之始明白洞達以著其往所謂今朕必往是也行列以環繞之以治整亂而飭其歸所謂大告武成也發揚蹈厲之已蚤可謂奮疾矣而不失之暴舒徐和緩之象也遲之遲而又久可謂極幽矣而不失之隱明白洞達之心也静而自守則獨樂其志所謂聲淫及商非武王之志動

而有為則備舉其道所謂周道四達禮樂交通也獨樂疑於可厭而不以為厭者有道以為樂備舉雖曰可樂而不私其樂者無欲以為累也君子樂得其道今乃好善而進於道小人樂得其欲今乃聽過而抑其欲聽者退聽而自省也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鄭氏曰施言樂出不反禮有往來也自由也

孔氏曰此明禮樂之别報施不同作樂使衆庶皆聽之無反報之意但有恩施而已曲禮云往而不來非禮也故禮言報也又廣明上意若武王民樂其由武功而生王業即以武名樂以受施處立名也若祭后稷報其王業之由是禮有報也章德報情又覆説報施之意言樂施而不報是章明其德也禮有恩則報以人意言之謂之報情以父祖子孫言之謂之反始其實一也

長樂劉氏曰樂象功德以勸於後世故曰施也禮將誠信以反於本初故曰報也聞樂而自強於善故曰樂其所自生也被禮而必荅以敬故曰反其所自始也是以禮樂行而章德報情反始之道達乎天下長樂陳氏曰樂由陽來天道也禮由陰作地道也天覆萬物施其德以養之與而不取故曰樂也者施也地載萬物因其材而長之與而取之故曰禮也者報也春夏散天地仁氣而之乎施秋冬斂天地義氣而

歸乎報施者天下之至德報者天下之大利仁近於樂而主施義近於禮而主報亦是意也樂樂其所自生所以章德施之道也禮反其所自始所以報情報之道也離而言之則然合而言之一於反始而已禮器主乎禮故先言禮也者反其所自生而以樂樂其所自成繼之樂記主乎樂故先言樂樂其所自生而以禮反其所自始繼之然則禮不言所自成樂不言所自始者蓋天下之理粗而顯者聖人未嘗不欲微

之以之神妙而幽者聖人未嘗不欲闡之以之明禮也者微而之神故推而上之有及於所自始樂也者闡而之明故推而下之有至於所自成樂書

馬氏曰樂由陽來陽散其文而以生育為功故樂主於施禮由陰作陰斂其質而以反朴為事故禮主於報樂主於施故樂其所自生禮主於報故反其所自始樂其所自生者樂其成於此而生於彼則有施之象焉反其所自始者反其終於此而始於彼則有報

之象焉舜主於紹堯而施及於天下故作大韶武王主於武功而施及於天下故作大武此樂其所自生也萬物本乎天故先王以郊明天之道人本乎祖故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此反其所自始也樂樂其所自生故章德禮反其所自始故報情章德樂其德之發於外也情之為言實也因其實而報之則有反始之意也魂陽物也報之以燔燎羶薌魄陰物也報之以黍稷心首此報情反始之意也禮言報情反始則

知樂章德樂生也蓋文之省

新安朱氏曰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亦知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是和氣由中間直出無所待於外禮却是始初有這意思外面却做一個節文抵當他却是人做底雖說是人做元不曾杜撰因他本有這意思故下文云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和順積諸中英華發諸外便是章著其內之德橫渠說樂則得其所樂即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說得亦

好只是樂其所自成與樂其所自生用字不同耳

四明沈氏曰樂能發人之善心禮能還人之善心發之而不還之則亦何所安止哉

金華邵氏曰施有出而與之之義報有反而歸之之義樂者順人情而為之者也人有此情聖人則為樂以樂之故曰施惟施故樂其所自生生謂情所生也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人情流而不反聖人則為禮以反之故曰報惟報故反其所自始始謂情所

始也樂章德所謂施也如韶以象紹堯武以象武功豈非施乎禮報情反始所謂報也如君臣則反乎君臣之初父子則反乎父子之初豈非報乎禮報情反始不必作兩句則義明矣

金華應氏曰樂有發達動盪之和宣播而出於外一出而不可反故曰施禮有交際酬答之文反復而還於內故曰報韶濩夏武皆章德而導和祭饗朝聘皆報情而反始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

鄭氏曰贈諸侯謂來朝將去報之以禮

孔氏曰此又明禮報之事諸侯守土來朝天子故天子以此等物報之不明樂施者其事易知故略之大輅金輅也據上公及同姓侯伯故下云龍旂九旒亦上公也若異姓則象輅四衛則革輅蕃國則木輅而

受於天子總謂之大輅也龍旂九旒據上公言之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寶龜之中並以青黑為緣天子既與之大輅龍旂及寶龜占兆又從以牛羊非一故稱羣

長樂陳氏曰天子之禮在於豐大故其車則大輅天子之德在於變化故其旌則龍旂車旂所以重國體寶龜所以蔽國謀諸侯以重國體蔽國謀為先而以自養為後故從之以牛羊之羣而使之有以自養此

其贈諸侯之道也　又樂書曰殷尚質其大輅則木輅而已周尚文其大路豈玉路歟周馭玉路者謂之大馭則玉路為大路明矣大輅天子之車所以贈諸侯蓋殷制非周制也春秋傳稱王賜晉文公以大路之服祝鮀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杜氏以為金輅蓋周天子之輅以玉為大諸侯以金為大大夫以革木為大其為大同其所以為大異矣周官司常交龍為旂析羽為旌別之則旌旂異制合之則旂亦可謂

之旌爾雅曰屬緣為旒旒亦謂之縿旆以纁則旒蒨矣左傳謂蒨茷是也升龍素則降龍青矣青陽也仁之色也素陰也義之色也商頌曰龍旂十乘則龍旂九旒所以象火火以養性蓋殷天子之旌非周制也周制則巾車王乘玉路建大常十有二旒以祀郊特牲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象天也青入為黑北方之色也而知於是乎藏黑出為青東方之色也而仁於是乎顯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為其能顯仁

藏知也以其有安民之德故報以天子之車以其有
君民之德故報以天子之旌以其有守國之知故報
以天子之龜以其有養民之道故報以牛羊之羣車
服以庸其意如此
嚴陵方氏曰輅即路也輅有五曰玉曰象曰金曰革
曰木然周之所以賜諸侯者雖同姓不過金輅而已
玉輅則以祀而不以封焉此言大輅即金輅以其贈
諸侯者無大於此也故春秋傳言分魯公以大路大

旂分康叔以大路少帛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以
至凡受之於王者亦得謂之大若鄭子僑叔孫穆子
皆稱大是也旂以辨為言龍陽德之用也九陽數之
極也諸侯體人君之道故飾以陽德之用居人君之
位故備以陽數之極以辨為言則無敢僭擬於天子
青為少陽之色黑為重陰之色謀之於龜不過欲知
陰陽而已然以巾覆之於上又以藻藉之於下特以
之為緣何也蓋諸侯非敢專亦循緣於天子而已故

必天子之所贈然後敢以為寶也贈諸侯也以龜諸侯饗天子亦以龜者不敢自專其知也贈諸侯以龜者與之共守其寶也故經曰諸侯以龜為寶牛羊者燕饗之所用則用之末也非所先焉故曰從之

馬氏曰天子之卜筮用天地四方之龜天龜玄地龜黄東龜青南龜赤西龜白北龜黒至於青黒緣之龜者天子之至寶也然則大輅龍旂寶龜皆以贈諸侯何也蓋天子以十二為節大路繁纓十二就旂十有

二旒青黒緣之寳龜長尺二寸公以九為節侯伯以七為節子男以五為節然則大輅與旒青黒之寳龜賜以上公之禮也

金華邵氏曰樂為施禮為報諸侯得乘大輅建龍旂用青黒緣龜又從以牛羊之羣若幾於極其所施而無節矣記者一言以該之曰此所以贈諸侯以見非諸侯之所可用猶王制若有加則賜也之意則禮之為報葢昭昭矣

金華應氏曰以其安民故報以車以其君民故報以旌以守國故報以龜以物民故報以牛羊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鄭氏曰理猶事也統同同和合也辨異異尊卑也管猶包也

孔氏曰自此至天下也名為樂情樂出於心故云情禮在於貌故云理變易換文也樂主相親是統領其

同禮殊貴賤是辨別其異樂主和同則遠近皆合禮主恭敬則貴賤有序人情不過於此是包管於人情也

橫渠張氏曰禮者理也欲知禮必先學窮理禮所以行其義知理乃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夫立本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禮文殘闕唯是先求禮之意然後可以觀理

嚴陵方氏曰樂之所可變者文而已至於情則不可變蓋情主於和而有常故也禮之所可易者制而已

至於理則不可易蓋理主於節而有定故也前言樂者為同禮者為異而此言樂統同禮辨異蓋統同有別於為同辨異有別於為異為則有人為存焉若乾之統天復之辨物曷嘗為之哉是以前則繼之以禮樂之事此則繼之以禮樂之説也説可言而已事則有所為矣管者有所主治相為終始之謂禮樂出乎人而還以治人故其言如此

馬氏曰先王之為樂未嘗不順於人情以其情不可

變也先王之為禮未嘗不因於人理以其理不可易也樂動於内故以情言禮動於外故以理言樂者和也凡同者則統之禮者節也凡異者則辨之禮樂於人情無不包也

李氏曰樂者為同而其同也因其自同而樂者統之而已禮者為異而其異也因其自異而禮者辨之而已故曰樂統同禮辨異

慶源輔氏曰情之極然後形之聲音播之金石而為

樂故曰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尊卑上下之理截然不可亂聖人則因而制為之禮故曰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者天地之和故統同禮者天地之序故辨異禮之說不外乎辨異樂之說不外乎統同

金華應氏曰禮樂之說荀子說字作統

金華邵氏曰情動於中故形於聲憂者不可以為樂和者不可以為乖豈非情不可變乎上天下澤先王以之制禮尊者不可使卑親者不可使疏豈非理不

可易乎惟情不可變故樂為之敎能統天下之同而不使之暌蓋天下同此情故也惟理不可易故禮之為敎能辨天下之異而不使之無别蓋天下同此理故也有以辨之則同者以異而分有以統之則異者以同而合如此則天下之人情皆管攝乎禮樂之中而無所遺矣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

父子君臣之節

鄭氏曰偩猶依象也降下也興猶出也凝成也精粗萬物大小也領猶理治也

孔氏曰此經廣明禮樂之義樂本出於人心心哀則哀心樂則樂不可變易是知變也能窮極人心知內外改變樂之情也顯著誠信退去詐偽禮之常也禮出於地尊卑有序是偩依地之情樂出於天遠近和合是偩依天之情禮樂出於人心與神明和會故云

達神明之德用之以祭故能降出上下之神謂降上而出下也又能正其萬物大小之形體理治父子君臣之限節樂使上下相親禮定貴賤長幼是領父子君臣也

長樂陳氏曰自哀心感者其聲之變也噍以殺以至樂心喜心怒心敬心凡感於聲之變者皆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則情而已此窮人心之本知聲音之變所以為樂之情也易以窮神知化為德之盛則窮本

知變其樂情之至歟誠者性之德偽者性之賊君子於禮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非著誠歟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非去偽歟禮天之經也著誠去偽則全於天真而不汩於人偽其於禮之經也何有書所謂天秩有禮者此也禮釋回增美質領惡而全好與此同意天地先禮樂而形禮樂後天地而作故天地陰陽之情禮樂得以偩而出之也蓋天地之道其明為禮樂其幽為神明其位為上下其物為

精粗內之為父子外之為君臣先王原天地之序以制禮道天地之和以作樂償天地之情於後而使幽者闡達神明之德於外而使顯者微神之在上而不可知也則降而下之在下而不可知也則興而上之夫然後陰陽交通而物體之精粗有所凝矣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而人倫之大節有所領矣樂書 又曰樂所以償天之情而達神之德禮所以償地之情而達明之德則神之在上者無不降神之在下者莫不興

至於凝是精粗之體則主於樂以其為天地之和而百物皆化也領父子君臣之節則主於禮以其為天地之序而羣物皆別也

馬氏曰窮其在心之本則不放其良心知其在物之變則不遷於外物不放其良心不遷於外物則樂莫大焉故為樂之情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此天地之情也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能興禮樂則其和節至於與天地同故曰禮樂偩天地之情

新安朱氏曰禮之誠便是樂之本樂之本便是禮之誠若細分之則樂只是一體周流底物禮則兩個相對著誠與去偽也禮則相刑相尅以此尅彼樂則相生相長其變無窮樂如晝夜之循環隂陽之闔闢周流貫通而禮則有向背明暗論其本則皆出於一樂之和便是禮之誠禮之誠便是樂之和只是禮則有誠有偽須以誠尅去偽則誠著所以樂記内外同異只管相對說翻來覆去只是這兩說

嚴陵方氏曰傧者言賔之而行也苟非其人道不虚
行言神則知明之為人言明則知神之為幽禮以節
之使有别樂以和之使無乖此神明之德所以達也
若燔柴于泰壇以祭天瘞埋于泰折以祭地是禮降
與上下之神也六變而天神皆降八變而地示皆出
是樂降與上下之神也羣物皆别者禮所以凝精粗
之體也百物皆化者樂所以凝精粗之體也承上令
下之謂領領君父之節所以承上也領臣子之節所

以令下也禮運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此領其節有見於禮矣記者言君臣莫不谷敬父子莫不和親此領其節有見於樂矣必曰節者父子之尊卑君臣之貴賤皆有自然之節故也内之父子外之君臣皆足以領其節則人之大倫盡於此矣

山陰陸氏曰偵猶所謂背藏也偵天地之情以微顯達神明之德以闡幽噓則流行吸則凝體精者其氣歟粗者其魄歟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

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其斯之謂歟

金華邵氏曰偩載也天地之情隱於造化禮樂則偩之而出神明之德行於幽冥禮樂則達之而顯上下之神寓於兩間禮樂則降興之而使合於此則禮樂之用皆自然而非偽為者故以之凝為精粗之體精者其至理妙用粗者其繁文末節也方是理散於天地神明與夫上下之間固無所依據及其凝而為體以領父子君臣故大人一舉禮樂則天地之理皆昭

著而不可掩蓋析而言之則天地上下之神固有異名合而言之則神明與上下之神其實皆天地之造化耳此所以禮樂一舉而天地自昭也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

鄭氏曰天地將為之昭焉明也訢讀為熹熹猶烝也

氣曰煦體曰嫗屈生曰區無䚡曰觡昭蘇昭曉也蟄

蟲以發出為曉更息曰蘇孕任也鬻生也内敗曰殰

殈裂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大人舉用禮樂則天地協和生養

萬物為之昭著之事但天地訢合以下唯論樂不論

禮記者主在於樂樂功既爾禮亦同也熹合者熹謂

蒸動樂能感動天地之氣使下降上騰也言體謂之

天地言氣謂之陰陽天地動作則是陰陽相得也天

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是天煦覆而地嫗育也天體無形故氣曰煦地體有形故體曰嫗此對文爾其實地亦氣也草木據其成體故云茂區萌據其新生故云達區者鉤曲而生出菽豆是也羽翼謂飛鳥之屬皆得奮動角觡謂走獸之屬悉皆生養觡謂角外皮滑澤者鹿角之屬是也蟄伏之蟲埋藏其體近於死今得昭蘇似闇而遇曉死而更息也

長樂陳氏曰聖人相天地以成能者也故制作禮樂

而天地官矣大人配天地以成位者也故舉禮樂而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隂陽者萬物之男女也天地訢合而化醇隂陽相得而化生其於煦嫗覆育萬物也何有自物之無情者言之草木則皆茂區萌則上達自物之有情者言之羽翼奮則飛者舉矣角觡生則走者舉矣蟄蟲昭蘇則鱗介之物遂矣羽者嫗伏毛者孕鬻則羽毛之物蕃矣胎生無内敗之殰卵生無外裂之殈則樂之道歸是矣

延平周氏曰所謂大人者豈非識禮樂之文而能述者乎和同天地而無間發育萬物而不遺此樂之道歸焉耳

嚴陵方氏曰舉禮樂而錯之則天地節和之道散於萬物而可見故言天地將為昭焉將與將有為之將同有先天而天弗違之意且舉非作也故不謂之聖非述也故不謂之明特舉而錯之散於事業而已故以大人言之天地訢合然後陰陽相得下文所言乃

其效也歸言歸功於樂也上兼言舉禮而此止歸功於樂者有地道無成之意

馬氏曰禮樂偩天地之情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之情可知自天地訢合以至於不殰不殈此皆天地將爲昭焉之事也天地訢合隂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此言其氣之和也自草木茂以至卵生不殈此言其氣之和而物不失其性也夫天地生物之功至於如此之妙者皆起於樂也故曰樂之道歸焉耳蓋樂所

以和人心心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無不應言樂則禮可知矣

山陰陸氏曰區讀如字岐别為區莊子曰萬物化作萌區有狀蓋萌一而區二若今茶言一槍二旗是也據此所謂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尚聖人之餘事也

慶源輔氏曰煦嫗覆育以此四字形容天地相為生物之理區萌當如字陸氏説優已成曰茂已生曰達

飛鳥以羽翼奮為成走獸以角觡生為壯羽翼奮角觡生巳生者得遂其成嫗伏孕鬻巳遂者得孳胎不殰卵不殈者未生者得生上所言非樂不能使之然故歸之於樂之道焉耳盡辭也

金華邵氏曰歸焉者謂此可歸之於樂而不可歸之他也

金華應氏曰歸者言樂之用復歸於此也蓋樂者出而不反疑其不能復歸也而至和所感羣物受之復

凝結而會聚是樂之歸也　又曰王者以其位配乎天地故作禮樂以官天地大人德合天地則舉禮樂以昭天地制作成始也舉者成終也官天地者贊天地而育萬物也昭天地者本人情而承天地也天地先禮樂而形禮樂後天地而作天地陰陽之情禮樂循之以闡幽也天地之道明為禮樂幽為鬼神位為上下物為精粗内為父子外為君臣先王本天地之序以制禮本天地之和以作樂及舉禮樂則天地之

情可見矣

樂者非謂黄鍾大吕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

鄭氏曰禮樂之本由人君也禮本著誠去偽樂本窮本知變辨猶别也正也弦謂鼓琴瑟也後尸居後賛禮儀皆言知本者尊知末者卑

孔氏曰自此至下也明禮樂有本本貴末賤君子能辨其本末則可以制於天下揚舉也干揚舉干以舞也黄鍾以下唯是樂噐播揚樂聲非樂之本故童者舞之鋪筵席而下所以飾禮是禮之末節故有司掌之北面鼓弦言其處卑也宗謂宗人祝謂大祝但辨曉宗廟詔相之禮故在尸後商祝謂習商禮而為祝者但辨曉死喪擯相之禮故在主人之後皆知禮之末節故位處卑賤也

長樂陳氏曰陽六為律黄鍾其首也隂六為吕大吕其首也作樂必奏律歌吕則黄鍾大吕合而和聲者也弦之以琴瑟歌之以雅頌堂上之樂也盾謂之干鉞謂之揚武舞執焉堂下之樂也皆樂之末節而非其本故童子舞之鋪筵席司几筵之職也陳尊俎司尊彝内外饔之職也列籩豆籩人醢人之職也即是而以升降為禮則禮之末節而非其本者也故有司掌之仲尼之告子張不以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為

禮而以言而履之為禮不以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為樂而以行而樂之為樂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是以天下太平也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而教六詩焉則得乎聲詩之意南面而立者人君也辨乎聲詩之用北面而弦者樂師而已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辨六號九祭逆尸相尸禮則辨宗廟之禮後尸而相之者宗祝之職也古者祝習夏禮謂之夏祝習商禮謂之商祝故士喪禮主人

入即位商祝襲祭服祿衣次繼之主人襲反位商祝掩瑱設幎目則辨喪禮後主人而相之者商祝之職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末節言非禮樂之本數也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內則言成童舞象則舞樂固童者之事孔子言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則掌禮固有司之事律言首以該乎末堂上之音言上以該乎下干揚者武舞所執言武以該乎文

以至言筵席以見几御言尊俎以見斝彝言籩豆以見簠簋皆互相明耳樂師即大師也以樂人所師故謂之樂師猶工人所師而謂之工師也聲詩即歌詩也以歌者尚聲故謂之聲詩北面則非尊位弦謂琴瑟堂上之樂樂師雖北面亦在堂上從南北分尊卑也商尚質而喪禮以質為主故使之辨喪禮

馬氏曰言童者舞之則知非達樂之意也言有司掌之則知謹守其掌職而已蓋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

在於主詳在於臣之意樂之託於聲音節奏者非樂之妙也故樂師辨乎聲詩則北面而弦禮之託於形名度數者非禮之妙也故宗祝辨宗廟之禮則後尸商祝辨乎喪禮則後主人宗廟之禮主於敬而敬之所主在尸喪之禮主於哀而哀之主在主人商祝則知周兼用二代之禮

延平周氏曰有司之所知童子之所能者禮樂之末而聖人之與民同者也如其禮樂之本則豈非聖人

之所獨得而與百王同者乎

慶源輔氏曰末對本之稱本末一理也在人知之如何耳非舍末之外別有所謂本也此皆自局於形名度數之間而不能即事以求理即數以求義也

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鄭氏曰德三德也行三行也藝才技也先謂位在上也後謂位在下也尊卑備乃可制作以為治法

孔氏曰以道德成就故在上則君上及主人之屬藝術成就故在下如樂師之屬行成則德成矣德在内而行在外也事成則藝成矣在身謂之藝所為謂之事人有多少品類先王因其先後使尊卑得分乃可制禮作樂以班天下

長樂陳氏曰禮樂之於天下得之斯為德行之斯為行能之斯為藝執之斯為事德必有行而行不全德者有矣藝必兼事而事不全藝者有矣郊特牲曰禮

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事也祭統曰禘嘗之義大矣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由是觀之禮樂之本在人君而其末繫於童子有司樂師是德成而上藝成而下也宗廟之敬在尸而致喪之哀在主人祝相尸主以接神特以辨其事而已是行成而先事成而後也先王有制於天下使諸侯朝萬國服而百官莫敢不承事者豈有他哉不過上先下後不失本末之

施而已樂書

延平周氏曰樂師不得弦於南面宗祝不得先尸而商祝不得先主人者以其有藝而非德有事而非行此先王所以詳辨其上下先後蓋將以制於天下也嚴陵方氏曰上下以位言先後以序言德則反本藝則務末故其成也以上下為異位行施於此而後事作於彼故其成也以先後為異序故君子於德必有據焉藝則游之而已於行必有脩焉事則節之而已

夫上下有位先後有序則足以為法於天下矣蓋制
而用之謂之法故也
馬氏曰德者行之緼行者德之發事者藝之散藝者
事之總德與行賢者之所能而治人者也藝與事賤
者之役而治於人者也蓋有見於下而無見於上有
見於先而無見於後者皆一曲之士也故先王有上
有下有先有後而宗廟之敬主於尸則不廢於宗祝
喪之哀主於主人則不廢於商祝而禮樂之本亦不

廢於末節此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也然而至於本則尤為君子之所務也

山陰陸氏曰此外王之事也若所謂内聖孰為上下先後是倫也非制也

慶源輔氏曰德成而上非遺其藝也藝成而下則局於藝者爾行成而先非廢其事也事成而後則役於事者爾本末具舉精粗不廢得道之全體然後可以制作禮樂以示天下

禮記集說卷九十七